

“五叔，清明我们去看您”

——为吴高龄烈士寻亲记



吴曾霞姐弟俩向采访团讲述五叔的故事。本报记者 郝光 摄

本报记者 时秀敏 郝光 吴楠
见习记者 黄宁

“记者同志，你们为烈士寻亲的活动很有意义，谢谢你们！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吴高龄烈士的亲人！”3月23日，信阳高中退休教师洪汝廉打来热线电话，电话那头的声音颤抖、激动。

洪汝廉正是吴高龄烈士的侄女婿，老人是《信阳日报》和《信阳晚报》的忠实读者，3月17日，《信阳日报》和《信阳晚报》同时刊发的《长眠的烈士啊，寻找亲人去看您》的专版上“吴高令”这个名字让他难以置信，但“固始县城关镇一街兴无街107号”又让他确信无疑：“吴高令”烈士就是他们的叔叔！

3月27日下午，采访团在信高家属院见到了洪汝廉、吴曾霞夫妇和其堂叔吴高春、堂弟吴曾旭，听他们讲述关于烈士吴高龄的故事。

1 叔侄齐上阵 保家卫国

“我五叔就是叫吴高龄，不是吴高令，墓碑上的名字是正确的。”吴曾霞告诉记者，爷爷奶奶给五叔起这个名字，是希望他能长命百岁，却不曾想，事与愿违。

吴曾霞说，老伴儿看到报纸时，她出门了。因她有心脏病，老伴儿开始不敢打电话告诉她，但最后还是按捺不住。她在电话里一听到这个消息，就哭了。66年前五叔走时，她只是个6岁的黄毛丫头。60多年来，她和家人从未放弃过寻找五叔，如今终于有了五叔的消息，她怎能不激动？放下老伴儿的电话，吴曾霞就迫不

及待地给堂叔吴高春和堂弟吴曾旭打电话报喜。3月26日晚，已是花甲之年的吴曾旭就从上海赶回信阳。我们才得以见到因找到烈士而团聚的一家人。

“五叔是瞒着爷爷奶奶，从学校偷偷参军的。”吴曾霞说，她爷爷共5个孩子，父亲排行老大，三叔夭折，姑姑早逝，只剩下了父亲、二叔和五叔。五叔思想先进，向往军营，但奶奶舍不得五叔去经历枪林弹雨，坚决不同意五叔参军。没想到，五叔竟然背着家人，偷偷从学校走了，而且走前还动员大侄儿（吴曾霞的大哥）吴曾

荣参军。从小以五叔为榜样的吴曾荣在五叔走后没多久，也偷偷从学校跑去参军了，那一年他只有13岁。在五叔先进思想的影响下，吴曾荣一路从警卫员到司号员再到侦察员，最后做了侦察排排长。

1952年的一天，一封突然而至的阵亡通知书跨越千山万水被送到固始吴家，打破了小院的宁静。看着阵亡通知书上的名字以及烈士留下的8角钱，全家人哭成一片，奶奶更是伤心欲绝。没过几年，悲伤过度的奶奶就离开了人世。

“全能王”，“我们还以为五哥到部队当了文艺兵，没想到是在汽车营。五哥开车，肯定也是进部队以后学的。”

兄弟俩小时候，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，日本人的飞机在天空盘旋，肆意轰炸，生灵涂炭。兄弟俩看书时爱看地图，爱看岳飞、文天祥的故事。精忠报国、期盼国家强大的愿望深深扎根兄弟俩心间。

1949年，兄弟俩分别，五哥投身革命，吴高春则去了湖北革命大学继续接受教育。战场不同、方式不同，但俩人为国效力的心却是一致的。

2 烈士多才艺 心存壮志

当年只有6岁的吴曾霞是吴家唯一的女孩儿，很得大家疼爱，五叔尤甚。几十年来，她对五叔的记忆一直停留在那个非常疼爱她、喜欢抱着她玩的温暖高大的身影之中。五叔吹拉弹唱样样行，尤其是二胡拉得好听极了，是她童年记忆里的偶像。她清楚地记得，五叔当年在学校“打彩”（游戏名称）赢了一条小裙子，立即拿回家给她穿，这让她美了好多天。

84岁高龄的吴高春与吴高龄是一起长大、一起上学、一个锅里吃饭的堂兄弟。年龄相仿的俩人从小关系就很亲密，吴高春很

喜欢跟着五哥吴高龄一起玩。在得知五哥的消息后，吴高春赶紧让老伴儿去买报纸，想看一看五哥的墓碑信息。

“小时候，我几天不见五哥就特别想他！”当年抓壮丁，五哥躲到他家，是吴高春最快乐最幸福的日子。俩兄弟躲在屋里，读书论史谈天下。吴高春说，吴家是书香世家，五哥爱看书，他在五哥的带动下，也爱上了读书，俩兄弟几乎将家中藏书翻了个遍。直到现在，耄耋之年的吴高春仍每天看书最少一小时并潜心创作。

在吴高春眼中，五哥特别聪明，学什么东西一学就会，是个

烈士资料：吴高令，男，1930年5月生，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城关镇一街兴无街107号，1949年6月参加革命，1952年4月病故于海城县西门外，志愿军42军汽车营（资料来源于河南省英烈网）。现安葬于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烈士陵园。

3 圆梦三代人 清明祭拜

吴曾霞说，五叔为国牺牲，是这个家族的骄傲；但资讯全无、尸骨无着，又是整个家族的痛。1956年，大哥吴曾荣从抗美援朝战场回国后，曾花了很长时间在东北各个烈士陵园寻找五叔。他找遍了嫩江，却始终没找到有关五叔的任何信息。多年后，大哥带着遗憾离开人世。

在吴曾霞的记忆里，五叔牺牲后，每年除夕，城关镇政府都会给吴家送来四盏红灯笼，两个写着烈士光荣，两个写着军属光荣。这大红的灯笼是党和国家对叔叔和大哥的褒奖，只是在除夕团圆夜，它们也愈发勾起家人对五叔的思念。而她和弟弟，正是因为五叔和大哥被免了学费，得以在特殊困难时期完成了学业。

虽然接到了阵亡通知书，但因为遍寻无着，吴家所有人都不愿意相信五叔已离世，他们一直在幻想：或许，五叔只是被俘虏了，现在还在某个地方好好活着呢！

“前段时间，有志愿军烈士遗骸从韩国归国安葬，我们就又想，五叔是不是也在里面，要是在的话该多好啊！”吴曾旭说，他们这一代吴家兄弟姐妹10人，如今只剩下了他和堂姐吴曾霞。虽然他从未见过小叔，但小叔的精神、事迹却一直鼓舞激励着他。当年，大哥吴曾荣极力动员家人到农村去，支援农村建设，早日实现小康社会，吴家人还真的去了农村，直到多年后才重返县城。“五叔和大哥的思想特别纯、特别真，这种思想也深刻影响着我们和后代。”

4月1日，吴曾旭专程赶回固始，前往民政局办理祭拜五叔的证明信。“盼了几十年，终于盼来了小叔的消息，我们三代人几十年来的心愿算是了了！”吴曾旭说，他已经决定，清明就去海城市烈士陵园祭奠五叔。

采访札记

愿更多烈士与亲人“团聚”

吴楠

不知故去的亲人葬身何处，活着的亲人心里会永不安宁。这是寻亲一路走来，我们最大的感受。尽管分别60余载，有的后辈甚至没见过烈士长辈，但血脉亲情在，家庭美德责任在，他们便始终不忘、不放弃寻找烈士亲人。

烈士流血亲人流泪，我们不想看到这样的场景，更不想让这样的场景继续下去，我们决定为这些烈士做些有益的事情。烈士的兄弟姐妹甚至子侄后辈现在大多已经七八十岁了，如果不再去寻找，他们可能永远没机会“认亲”了。阴阳两隔、失散半个多世纪，寻人的过程充满艰辛、历尽艰难，但我们不怕，只愿我们所做的这些，能让更多烈士英魂安息，让更多亲人圆梦今生。

